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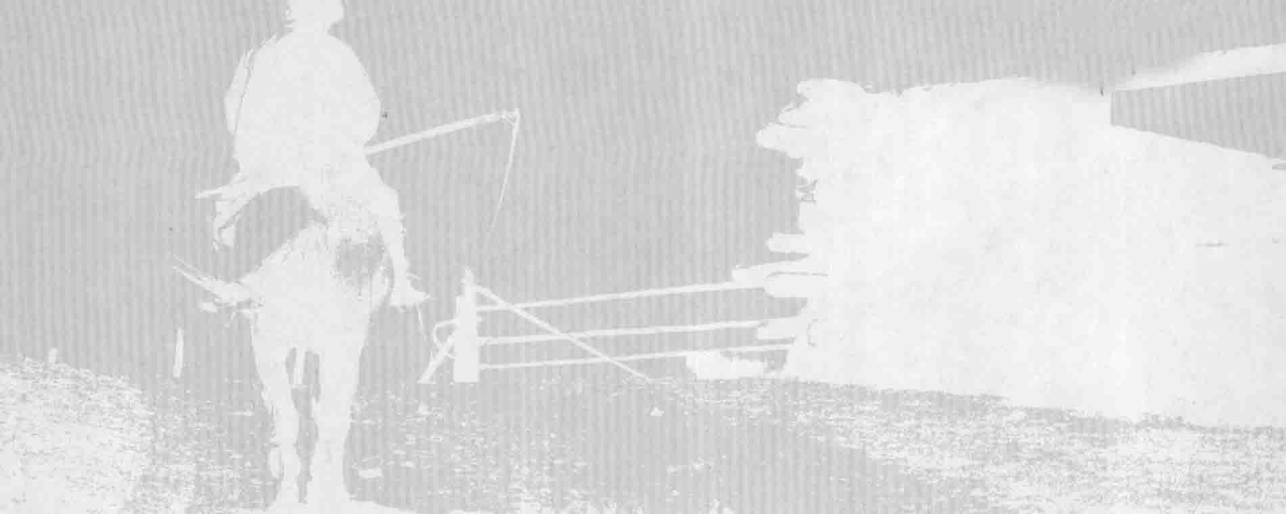
大文化旅游系列

◎王族 著

马背上的 的 西域



花城出版社



◎ 王族 著

马背上的西域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背上的西域

王族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7.10

(大文化旅游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5130-0

I. 马… II. 王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49629号

责任编辑:温文认

技术编辑:赵琪

装帧设计:一心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中山市逸仙路)

开 本 787×1092 16开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80,000字

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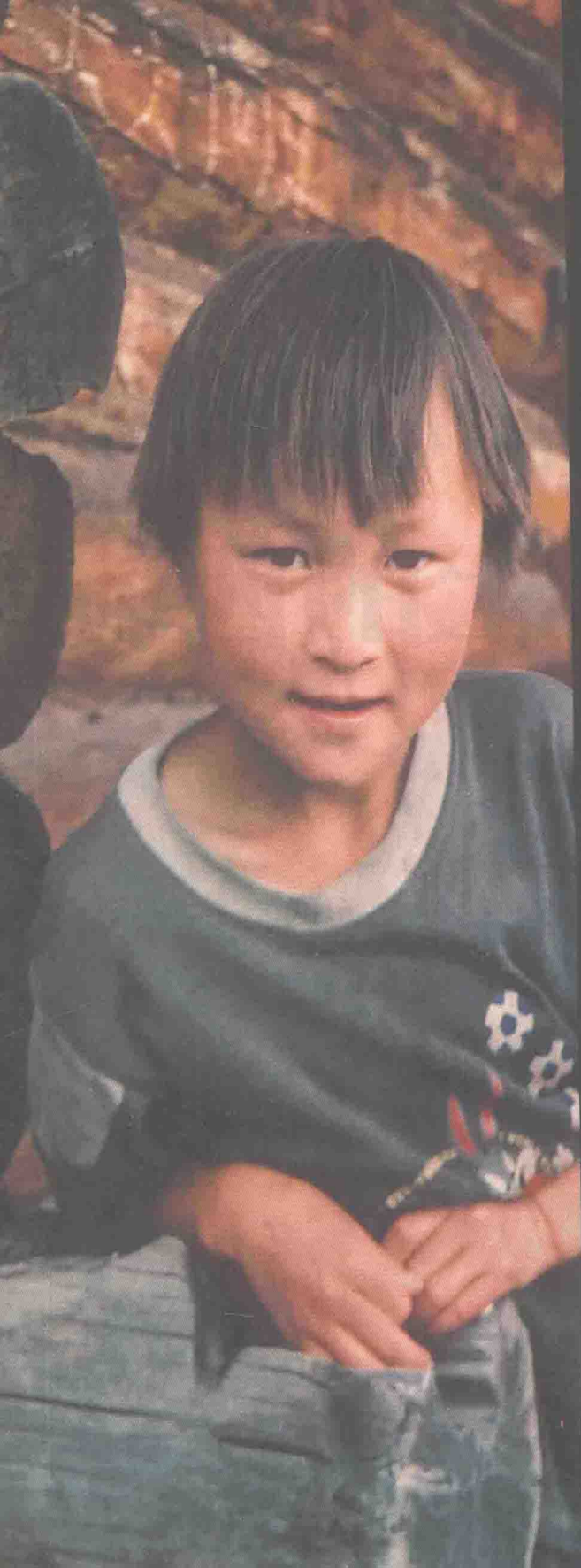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6000册

定 价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录花城出版社网址: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目录

阿尔泰 / 1

历史：成吉思汗走过的地方

战狼的背影 / 4

成吉思汗：上帝之鞭 / 11

经历：大河上下

1、阿克哈巴河 / 26

2、沙山脊梁 / 28

3、受伤的河 / 30

4、另一个季节 / 33

5、骆驼之死 / 34

6、谁没有这样一笔账呢 / 37

7、石人 / 40



吐鲁番 / 43

历史：露天博物馆的脉息

沧桑交河 / 46

火焰中的城 / 59

经历：在火焰山下行走

- 1、风沙的杰作 / 68
- 2、坎儿井 / 70
- 3、在树下睡觉的少年 / 71
- 4、阿斯塔娜古墓 / 73
- 5、在火焰山下行走 / 75
- 6、路边的舞者 / 78
- 7、大风携带汉子前进 / 79
- 8、微弱的抗争 / 80



库车/83

历史：龟兹王国的背影

龟兹仰止/86

经历：库车的一次精神漫游

- 1、老城/96
- 2、丰富的手/97
- 3、鸟鸣声声/98
- 4、铁匠铺/99
- 5、大院/101
- 6、坐在路边的人/102
- 7、成长的阿斯古丽/103
- 8、高度/105
- 9、让叶子回到树上/106
- 10、幸福的小树/107
- 11、球趣/108
- 12、风/109
- 13、制陶者/111
- 14、羊的路/112
- 15、一枝红杏出墙来/113
- 16、“一枝花”羊羔/115
- 17、闲坐一天/116
- 18、河边/117



塔什库尔干/121

历史：丝绸之路的出口

真主的脚步/124

经历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- 1、一个人和羊/134
- 2、高原日志/137
- 3、奔跑的羚羊/140
- 4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/142
- 5、牧羊曲/145
- 6、鸟儿鸣叫的时候/147
- 7、瓦罕走廊/148
- 8、冰山之父/151



喀什/155

历史：月亮玉石城堡

班超：长剑出鞘/158

智者的故乡/163

经历：在悬崖乐园行走

- 1、悬崖乐园/176
- 2、蒙面的女人/180
- 3、欢乐的恰萨巷/182
- 4、巴扎/186
- 5、远古的涛声/190
- 6、挥手/194
- 7、饕/195
- 8、大寺/198
- 9、履行天命/201
- 10、深夜的邦克/203
- 11、东干人/205



和田 / 209

历史：行者的背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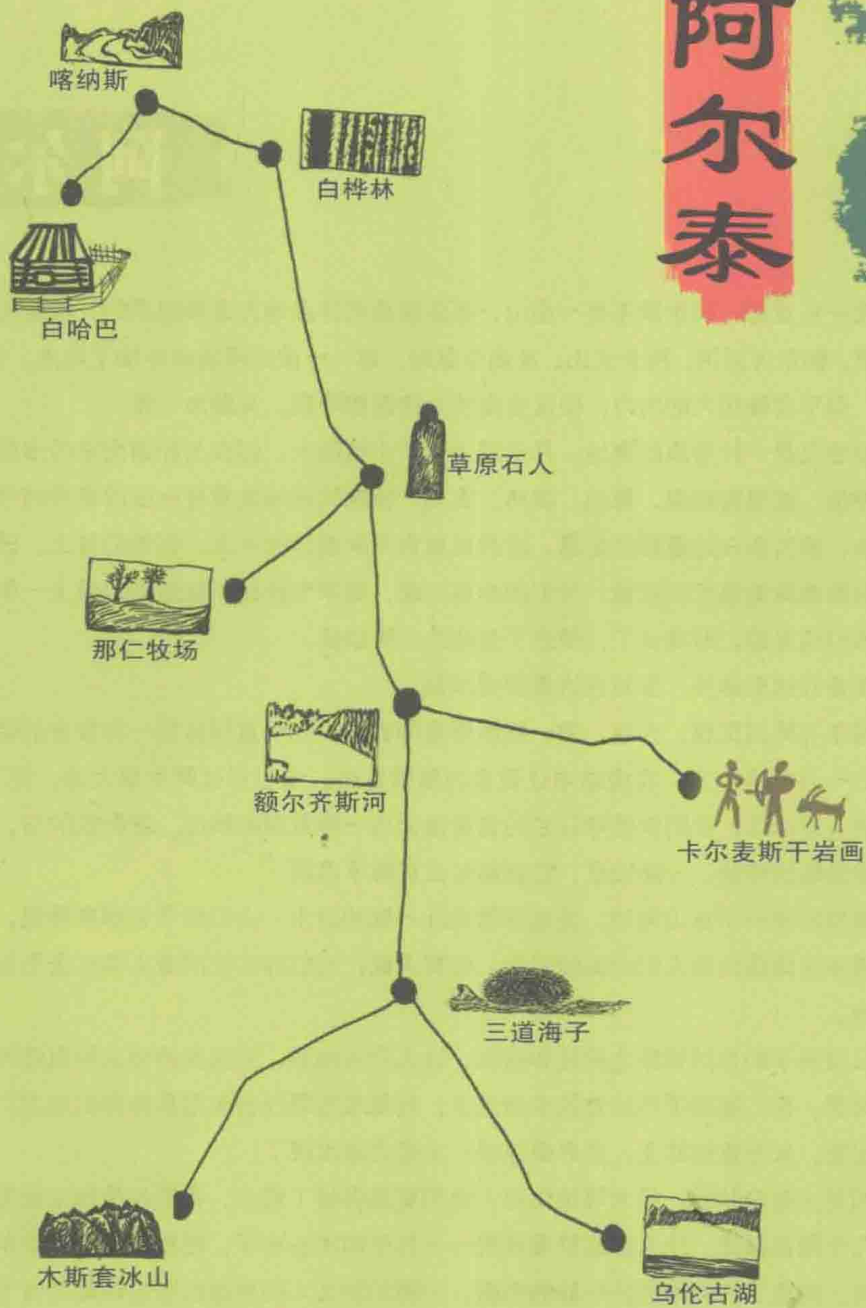
行者 / 212

大谎 / 227

经历：万方乐奏有于阗

- 1、万方乐奏有于阗 / 232
- 2、大街上的苦行者 / 234
- 3、丝绸之路神遇 / 235
- 4、通往天国的道路 / 237
- 5、丝绸之路是人走出来的 / 239
- 6、一条自创的河流 / 241
- 7、人和神 / 242

阿尔泰



阿尔泰

我一直觉得，阿尔泰不是一座山，而应该是将许多地方连接起来的一根链条——欧亚草原、额尔齐斯河、南北天山、准噶尔盆地，都一一被这根链条连接了起来。它沉缓、执著，似乎有着极大的内力，使这些庞然大物遥相呼应，又融为一体。

但它又是一片清凉的高地。凡是踏上这片土地的人，都会为扑面而来的清爽而感到心旷神怡。这里有草原、湖泊、森林、牧场；特殊的地域散发着一股股奇异的气息。哈萨克族、蒙古族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沿着着亘古千年的游牧生活。在他们身上，仍保持着对生命最本真的追求和依靠；他们逐水草而居，随季节迁徙，绵延的山道上一年又一年留下他们的足迹，时间长了，便成了生命的一种印证。

生命在这里激扬，岁月在这里变得深刻。

额尔齐斯河沉缓、内敛，像一位思索着的哲人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智者的姿态。它让自己一再缓慢下来，在流动中让更多的事情发生。当它穿过阿尔泰大地，流入境外，最终进入北冰洋，我们就能够从它的背影里读出一种宽厚和积淀，这时候的它，更像一位满腹谋略的将领。一路远征，它显得多么从容不迫啊！

喀纳斯是一个高山湖泊，流淌着像乳汁一样的湖水。人们赋予它很多传说，它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满足着人们对美的渴求。曾有人说：它的存在证明着人类过去无比美好的栖息地。

三道海子的自然景象之神秘和遥远，让人发古幽思，对人类的由来和自然万物有了种种冥想。在三道海子不远处的卡增达坂，就是成吉思汗当年屯兵休养的地方。当他从这里出发，长矛直指欧亚，世界便惊呼：上帝之鞭出现了！

图瓦人在白哈巴、禾木等地生存，他们更是保持了悠久、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。进入这几个图瓦村庄，让人疑惑梦境再现——村中的木头房子、栅栏、散步的牛羊、白桦林等等，构成了一幅幅苍朴宁静的图画。宁静的图瓦人的生存状态也许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暗示，人类在发展过程中，其实不知不觉已经把许多美好的东西丢失了。在今天，

我们应该如何珍惜身边的东西？

一块土地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具备了养育人的力量，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久了，便有了独特的气质和精神。一个人从一块土地上出发，到别的地方去，身上便携带着一块土地的气息。

在这块土地上，甚至还有一些更细致的事情已经发生，但在它们细致的内部，却蕴藏着严格的精神要求。一匹骆驼在快要死的时候，挣扎着走到一个山坡上才倒了下去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骆驼在哪里出生，最后必然要在哪里死去。

还有一匹马，在性格中显示出了高贵和刚烈的一面，凡是它看不上的母马，绝不与其交配。有人想了一个办法，用黑布蒙了它的眼睛，然后让一匹母马去诱惑它。不明真相的它与那匹母马结合了。完事后，人们揭去了蒙在它头上的黑布。它向四周一看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它痛苦地嘶鸣一声，跑到悬崖边纵身一跃，便跳了下去。

.....

一块土地，正是由这样的“神遇”事件构成，才显得博大和丰富。正如那首萨满老歌所唱：

马头的金色力量
羊头的棕色力量
渗透了你的脊梁





关键词：

阿尔泰山 游牧部落 突厥 柔然建立汗国
成吉思汗六度“阿山”

战狼的背影

1. 高天生大美

一个人看山看久了，他便变得像一座山。

一个草原，当它赤野千里的气息散发开来，它就变成了一位母亲，以它巨大的孕育能力，养育出一个个刚烈、勇敢、顽强的儿女。

一群人，在一个亘古和辽远的地方出生并长大，他们身上一定暗暗涌动着一股股异域的生命气息。

高天生大美，野地起狂风。

于是，在赤野的阿尔泰大草原上，走来了一群像战狼一样的人。他们如同旋风一般掠过沙漠，留在身后的，是几许土地的颤抖，是由无数个惊叹组成的赞美诗篇。

像一道亮光突然袭来，我看见了一群在历史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身躯，他们就是突厥（Turks）。突厥在西域的崛起，一如平静的水面忽然从里面站起一头巨兽，顷刻间水拍堤岸，山摇地动。我想，在西域一旦有一个部族忽然崛起，它一定已经被某种精气孕育成功，

天、地、人三者形成了完美的结合。于是他们便像伫立于盛夏的雪峰一样，阴冷而又坚硬，沉静而又刚烈，圣洁而又执著……

是神奇的西域把匈奴、突厥等部落孕育成了充满野性的战狼。

在今天的新疆，许多地名都是由突厥语而来的，翻译过来，颇有诗意。比如这样一些译名：“石刻的神像”、“积水之舞”、“山之阴石”等等，很适合用作书名。突厥语系也是形成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根源。后来，像任何一种事物一样，突厥慢慢地在历史的烟尘中走失了，所有的往事也都一一化为时间里的落叶，在虚无中飘零，留下的，只有人们对他们的一丝怀念。

2. 坚强的锻奴

要说突厥，得把话题扯远一点儿。

突厥最早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的名称。说他们是一个部族，是因为历史上的突厥并不是一个民族，凡是操突厥语的人都被称为突厥人。格鲁塞在《草原帝国》中说，突厥的名称为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所共有。突厥人有团结的意识，懂得用集体的方式来维护自己。这样好啊，可以让别的部落知道，我们是一个大部族，人多心齐，你甭想轻易侵犯我们。但这样团结起来却只能说是阶级初期，能自己保护自己，但与别的部族，尤其是已经建立了王国的民族相比，还是显得有些弱小。如果这些王国来犯，它必然无招架之力。不知突厥在最初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事情，但事态的危机不可能不存在。

还别说，这样的事情说来就来了。

柔然国听说了突厥形成部族的事后，有一会儿坐不住了。说不定，是哪个比较敏感的臣子在听说了突厥的事后，就给柔然王汗奏了一折：王汗啊，我们可不能让突厥壮大，他们一旦壮大，对我们可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，我们必须在他们还没有壮大的时候消灭他们，或者阻止他们的发展。柔然王汗肯定也很明白事态。他不可能对突厥没有印象，他知道他们生性好斗，不甘居人下，是一块硬骨头。可能让他最担心的是，这块硬骨头就摆在自己面前，时间长了，说不定哪天它就会变成一把刀子，冷不防，就往你的心窝



▲游牧民族外出打马草，将扇镰横于马背上，颇像出征的将军。

子里戳。柔然王汗有可能还想到了突厥的图腾——狼。突厥以狼为图腾，并在战旗上饰以狼头的形状。想想那目光阴森、尖嘴利牙的狼，不由得就让人心寒，柔然王汗不可能不感到可怕。怎么办，收拾掉他们吗？但怎么收拾呢，找一个怎样的借口才行？！最后，借口肯定是找了一个，用这个借口发兵、剿杀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
突厥的麻烦来了，而且这还是一个大麻烦。一个二十岁的人要打一个五岁的人，他将如何招架。事情的结局会怎样，想必大家都一清二楚。突厥该怎么办？明摆着打不过，还打吗？打不过就不打，躲。突厥收拾起家当，躲到了金山（今阿尔泰山）南麓。人生在世，有时候坏事变好事。突厥到了金山后，无比欣喜地发现，这是一个好地方。金山的形状像一个打仗时戴在头上的兜鍪（头盔）。兜鍪有一种比较便捷的方法叫“突厥”。其实，突厥一名就是从这时候被叫开的。

突厥就这样跑了，柔然能放过他们吗？当然不会。这就好比知道一个人以后要打自己，何不趁现在他还没有长大，赶紧一脚把他踩死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不久，柔然又向突厥发起了进攻。这一回，突厥没办法再跑了，只好屈服，去给柔然贵族锻冶铁器。柔然十分狂妄地称突厥为“锻奴”。让人吃惊的是，突厥的锻造技术出奇的好。很快，他们就以过人的锻冶技术牢牢地站住了脚。

当突厥人从燃烧的火焰中抽出一把把冶炼成功的刀剑时，那一丝游动开的亮光，不但映亮了突厥人的眼睛，而且将大漠戈壁也照亮了。此时的突厥已完全被柔然人控制。柔然人在惊叹突厥精巧的冶炼手艺时，并没有过分地注重这个以狼为图腾的部族。他们已经将突厥人逼到了金山（今阿尔泰山）南麓，料定他们不会有什么动作。

突厥人在凝声屏气冶炼着那把把利刃的同时，也许正在冶炼着自己的意志。一个经过了苦难，并在这种苦难中积蓄了力量的部族，它实际上获取了一种非常难得的成长机会。公元552年，突厥与柔然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极致。突厥在无形的准备中已经使自己耸立成旷野中的一座大山，而柔然人却仍在沉睡，一如不问世事的昏晕老人。这样悬殊的关系必然孕育了一方的崛起和另一方的死亡。

而恰在这时，西魏派使者出使突厥，这无疑使突厥人如猛虎添翼，信心倍增。他们认为：中原大国都派使者来了，说明我们已经强大了，受到重视了，我们还受柔然人的这个鸟气干什么？不干了，忍了这么长时间，到头了。他们扔下锻冶工具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走出锻房，去找柔然王汗的麻烦。大概是为了激怒柔然王汗，他们向他提了一个早就知道他不会答应的苛刻条件——把他的女儿嫁给当时任突厥酋长的阿史那土门。柔然王汗气坏了，他妈的，一个臭打铁的，还想要娶我的女儿，简直是污辱我。他派人去辱骂土门，土门一气之下，杀了来人。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了。



▲作者在岩画前

一个螺丝钉掉了，一台机器说不定就散架了；一根导火索点燃了，如果在它后面连接的是早已准备好的成吨的炸药，那就有真正的轰动事件要发生了。突厥人在一夜之间大举进攻柔然人，柔然被一举歼灭，柔然汗国化作一轮暗淡的夕阳，无声没落。而突厥汗国则一夜之间建立起来。

在西域历史上，柔然汗国和突厥汗国都是不能小视的两个王国。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一个悄然殒毁，一个迅速崛起了呢？原因在于，双方其实都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孕育，只是它们的孕育是反方向的，突厥从一到十，而柔然从十到一。

当我们在新疆旅行，总要为它的神秘和美丽，以及处处游动着的独特地域气息所感动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人类从远古走到现在，因为越来越远离了大自然，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遗失了一些东西。但在别处遗失的有些东西在新疆似乎还存在着。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称为一种地气呢？只有这种东西才孕育出了独特的人，这些人反过来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块土地的怀抱，形成互补，从而使新疆更加神奇。

不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还是在今天看来，一个部族的胸襟和人性的真实都是最重要的。当所有的功过在时间的烟雨里像落叶一样飘零，只有这些东西像穿越了黑夜的灯光，尽管只是那么若明若暗的一抹，却总能照亮我们内心最不容易被照亮的地方。

3. 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

突厥成立汗国以后，就开始与中原掰手腕了。



▲用栅栏围起来的木头房子

好家伙，要斗就挑最强的对手，使出浑身力气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这样是不是才好玩？但到底玩得怎么样，尽兴了没有，似乎很难一下子说清。当时中原分为两派，北齐和北周对立，战火不停。两家都为了和突厥搞好关系，有朝一日引其为外援，北周与突厥和亲，北齐连年进贡。有这样的好事，突厥王汗坐在狼皮座椅上一定感觉不错。嗯，有送女人的，有送金银财宝的，这样日子过得多好啊！

过了几年，北周的隋王杨坚消灭了内外政敌，建立了隋朝。也许是长期积怨的原因，他决定收拾突厥。他直接向突厥发起进攻，就好像两个掰手腕的人叫阵开战，一决胜负。

一只手伸出来了，要和突厥重新掰手腕。但这不是原来的那一只手，早已悄悄地换成了另一只，在暗地里做好了准备，就等着蓄力一发，一把将你压下去，让你永无翻身之日。突厥对此并未有足够的警惕心，要玩呀，那就像以前一样再玩一次吧。他们懒洋洋地伸出手，和对方握在了一起。在握住的那一瞬，他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传递了过来。不好，有情况。但已经晚了，对方已将他们死死地抓住，他们挣脱不了。很快，他们就败下阵来。失败要承担失败的代价，这样一败，突厥汗国被瓦解，分为北、西两个突厥。

一不小心，从奔跑的马背上跌落了下来，摔伤了，摔残了，只有慢慢地养伤，留待以后再作打算了。

一匹苍狼，停止吠叫，隐入了茫茫夜色之中。

西域平静了，中原也就相应地安宁了。

过了几年，突厥的伤口慢慢地愈合，体内的隐痛也一点一点消散，他们知道一个跃起的机会又快来了。这种感觉在以前就曾有过，在其时，他们总是能够迎来一次兴奋的